

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The World Literature-seller Master-piece

包法利夫人

〔法〕福楼拜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包法利夫人

〔法〕福楼拜/著
唐劲竹/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(第一辑) / 列夫·托尔斯泰等著,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5387-1484-7

I. 世… II. 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俄国—近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177 号

《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一辑

包法利夫人

作 者: [法] 福楼拜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博雅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32 开

字 数: 262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84-7/I·1399
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3 册)

献 给
路易·布耶

目 录

上 卷		(1)
中 卷		(63)
下 卷		(225)

上 卷

1

我们正上自习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。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，大家起立，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。

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向班主任，低声对他说：

“罗杰先生，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，先让他进五年级^①，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，就按年龄，把他编到高年级吧。”

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乡下孩子，15岁左右，个子比我们谁都高。头发顺前额剪齐，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，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。他肩膀不算宽，但身上那件绿呢黑钮扣的上衣，抬肩似乎太紧，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腕子。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，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。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，非常结实，但擦得不亮。

我们开始朗读课文。他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连腿也不敢跷起，

①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。

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，像听布道一样专心。两点钟下课铃响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，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。

我们有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把帽子扔在地上，腾空了手好做功课。做法是一到门口，就把帽子扔出去，穿过凳子底下，一直飞到墙根，扬起一片灰尘。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

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，还是不敢照着做，祷告完了，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。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，既像熊皮帽、骑兵盔，又像圆筒帽、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，总之不三不四，十分寒伧，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，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。它呈椭圆形，里面用鲸鱼骨支撑；帽口有三道环状滚边，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，彼此交错，中间有红道隔开；再往上，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；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，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，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。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，帽檐闪闪发光。

“站起来。”老师叫道。

新生站起来，帽子掉了，全班笑开了。

他俯身去捡帽子，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，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。

“放下你的战盔吧。”风趣的老师说道。

同学们哄堂大笑，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，扔到地上，还是戴在头上好。他又坐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
“站起来，”老师又说，“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新生结结巴巴，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

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，引得全班哗笑，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。

“大声点儿!”老师喊道,“大声点儿!”

于是,新生下了最大决心,口张得大大的,像喊人似的,扯开嗓门,嚷出这样几个字:“夏包法里。”

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,越闹越凶,夹杂着尖叫(有人乱吼,有人学狗叫,有人跺脚,有人重复:“夏包法里!夏包法里!”)。吵嚷好一阵子,才变成零星的嘘叫,好不容易平静下来。但忽然,一排学生之中,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,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,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。

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,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。他让新生拼音,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,再连起来重说一遍,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·包法利,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。新生站起来,离开自己的座位,但又显得犹豫不决。

“你找什么?”老师问道。

“我的帽……”新生怯生生地说,不安地四下张望。

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!”老师一声怒吼,就像涅普君的咒语^①一样,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。“不许吵闹!”老师怒不可遏,一边继续训斥,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。“至于你,新生,给我把‘ridiculus sum’^②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。”

然后,他把语气放缓和些:

“哎!你的帽子吗,会找到的,又没人偷走!”

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。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。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多小时,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,飞来

① 涅普君为希腊传说中的海神,据维吉尔的长诗《依涅德》(Aeneid)描写,他只要说一声“Quo ego”(我要),风暴就会马上停息。

② 拉丁文,意为“是滑稽可笑的”。

打在他的脸上。他只是抬手揩一揩，低眉垂目，纹丝不动。

晚自习时，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，把文具整理好，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。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每个字都查字典，很卖力气。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，才没有降班，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，造句却半通不通。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甫开的蒙，他父母图省钱，迟迟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-德尼-巴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，原本是助理军医，1812年左右，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，被迫退役，靠天生的长处，即长相漂亮，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，毫不费力捞到6万法郎的陪嫁。此人是个美男子，爱夸夸其谈，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，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，手指上常戴着戒指，所穿衣服颜色鲜艳，外表颇像一位勇士，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，吃得考究，常睡懒觉，抽细瓷大烟斗，夜里看完戏才回家，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不料岳丈仙逝，遗产甚少，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，结果赔了钱，于是退居乡村，希望在那里发起来。可是，他一不懂种田，二不懂织布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，而不让它们去耕地，苹果酒一瓶瓶喝光，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，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，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。这样，他很快就发现，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。

他每年出200法郎，在科和庇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。从45岁起，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，闷闷不乐，懊恼万分，抱怨上天，见人就妒忌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，决心清静地过日子。

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，百依百顺，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。她早年性格活泼，感情丰富，充满爱心，上了岁数，就变得（像酒走了气，变酸了一样）脾气古怪，唠唠叨叨，

喜怒无常。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，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地方，被人送回家来，烂醉如泥，酒气熏天。起初她心里非常痛苦，但并不抱怨，后来自尊心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干脆不言不语，忍气吞声，直到离开人世。她终生劳碌，东奔西跑，今天去找律师，明天去见商会会长，想起欠款到期，还得去交涉缓付，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，就是洗洗烫烫，监督雇工，开发工钱。而先生呢，成天无所用心，昏昏糊糊，半睡半醒，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，坐在火炉边抽烟，往灰里吐痰，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，清醒过来尽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。

她生了一个男孩儿，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。小把戏回到家里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。母亲喂他蜜饯，父亲让他赤脚奔跑，甚至冒充哲学家，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，赤条条去外面玩耍。对于幼儿教育，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，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，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，以斯巴达的方式，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，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。他打发孩子睡觉不生火，教他大口喝朗姆酒和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。可是，这孩子天性温顺，他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。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剪硬纸块，讲故事，一讲起来就没个完，一个人喋喋不休，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。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，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，便把希望一古脑儿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她梦想高官厚禄，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法官。她教他读书，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，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。可是，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，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说：“白费力气！”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，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？再说，“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，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。”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，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。

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头，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，沿河沟摘桑椹吃，拿根长竿子看火鸡，收获季节翻晒谷子，去树林子里乱跑，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，遇到重大节日，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，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，在空中荡来荡去。

这样，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，两手粗大，肤色健康。

他12岁的时候，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，请本堂神甫当老师。可是，上课的时间短，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有什么效果。神甫不是忙里偷闲，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，在圣器室，匆匆忙忙，站着给他讲点功课，就是在晚祷之后，不出门时，打发人叫他过来教。他们上楼，到神甫卧室里坐下，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。房间里闷热，孩子很快就昏昏入睡，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来，双手搁在肚皮上，张开嘴，鼾声如雷。有时，神甫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，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，就把他叫到跟前，在树荫底下开导他一刻钟，顺便教教动词变位，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，打断他们。不管怎样，神甫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，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蛮好。

不能让夏尔长此下去。太太下了决心。先生呢，也过意不去，或者不如说厌倦了，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，同意再等一年，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。

一晃又是半年，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卢昂中学。是接近十月末，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，其时正逢圣·罗曼庙会^①。

夏尔当时的情形，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。总的讲，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，玩的时候就玩，学习的时候就学习，堂上用心听讲，进宿舍安静睡觉，在饭堂好好吃饭。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一位五金批发商，星期天铺子不营业，每月把他

① 卢昂最大、最著名的庙会，从10月23日起，历时25天。

接出来一次，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，看看船，然后一到七点钟，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。每星期四晚上，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，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子封好，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，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《阿纳喀尔席斯》^①。散步的时候，他常与校工聊天。校工和他一样，也是乡下来的。

他靠死用功，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，有一次考博物学，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哩。可是，第三学年末，父母让他退了学，准备让他去学医，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，他靠自学就能达到。

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，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临洛贝克河的房间，讲定膳宿费，买了一张桌子、两张椅子等家具，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，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，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。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，临走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从此他一人在外，无人管教，一定要处处学好。

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看都吓呆了：什么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诊断学、治疗学，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，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，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，黑洞洞的，森严吓人。

上课他像腾云驾雾，听也白听，半点不懂。然而，他硬着头皮学，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，每课必上，一次实习不缺，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，像一匹推磨的马，两眼蒙住，绕着磨盘转呀转，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。

为了替他省钱，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。他上午从医院回来，一边拿它就午饭吃，一边用鞋底跺墙。撂下

^① 此书是一本游记，成于1778年，记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游历希腊的情况。

碗，又朝教室、解剖室或救济院跑，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，回到寓所。晚上，用完房东预备的简单的饭食，便上楼回到卧室，埋头功课，身上汗湿的衣裳经熊熊的炉火一烤，直冒热气。

晴朗夏日的傍晚，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，女佣人们在门口踢毽子，他便打开窗户，趴在窗台观看。打窗下流过的小河，在一座座小桥和栅栏之间，呈现出黄色、紫色或蓝色，给卢昂这个破旧的小区，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。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胳膊。各家阁楼顶伸出的竹竿上，晾着成束的棉纱。越过对面的房顶望去，一轮西沉的红日，辉映着明净、高远的天空。那边该多么宜人啊！山毛榉林子下该多么凉爽！他仰起鼻孔想吸那沁人心脾的田野气息，但什么也没吸到。

他消瘦了，个儿长高了，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，让人见了有点怪可怜的。

他原本天性懒散，早先下的决心，终于都抛到了脑后，有次实习缺席，第二天课也没去上，尝到了偷懒的滋味，便渐渐地干脆不上学了。

他养成了上酒吧的习惯，迷上了骨牌。每天晚上，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，坐在大理石赌台边，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，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，平添了几分自尊。这无异于初涉人世，初尝禁脔。每次进赌坊，一抓住门把手，就感到一种近乎肉感的乐趣。于是，心头被压抑的许多东西膨胀起来，他学会了为女伴们唱几支小调，迷上了贝朗瑞^①，会调五味酒，最后，懂得了谈情说爱。

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，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他遭到惨败。

^① 贝朗瑞（1780～1857），法国民歌诗人，其所作民谣，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各阶层。

而当天傍晚，家里人还等地回去，庆贺胜利哩！

他步行回家，走到村口停下来，请人叫母亲出来，向她坦白了一切。母亲原谅了他，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，勉励他几句，负责安排一切。这件事情的真相，直到5年以后，包法利先生才知道，已经事过境迁，也就不再追究，再说，他不能设想，自己生的孩子会是一个蠢才。

于是，夏尔重新埋头苦读，起早贪黑，温习考试科目，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。这回他通过了，分数还相当高。母亲欢天喜地，全家大摆酒宴。

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？去道斯特。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。包法利夫人早就盼他死，没等老头子卷铺盖，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，准备接替他的位置。

但是，对包法利夫人来讲，把儿子哺育成人，让他学成医，并帮他在道斯特挂牌开业，心愿还不算全了，还要给他讨媳妇。媳妇找到了，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，45岁，每年有1200法郎收入。

这位杜布克夫人尽管相貌丑陋，瘦得像根干柴，满脸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，却不愁找不到男人。包法利夫人为成全儿子的好事，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。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，有教士们撑腰，手段十分高明，也被她巧妙地击败了。

夏尔以为，结了婚，他的地位就会改善，行动更自由，可以我行我素，随意花钱。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，他在人面前什么话当说，什么话不当说，都不能自主，每星期五必须吃素，穿衣服得合她的意，对拖欠诊费的病人，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。她拆阅他的书信，窥伺他的行动，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，她就隔着板壁偷听。

她每天早晨要吃巧克力，要求没完没了的照顾，成天不是抱

怨神经痛、心口疼，就是抱怨心情烦躁。听到脚步声她受不了，你走开，她又嫌寂寞得慌，你回到她身边，那大概是想看她死。晚上夏尔一回来，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要他在床沿坐下，开始诉说她的苦恼，说他不再把她放在心上，必定另有所爱，本来人家早就说过，跟着他她会不幸的！末了，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，给她点糖浆喝，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。

2

一天夜里，将近11点钟，来了一匹马，在大门口停下。马蹄声惊醒了他们。女佣人娜丝塔西推开阁楼窗子，与楼下街上一个男人交谈几句。那人是来请医生的，随身带了一封信。娜丝塔西打着寒战，下了楼梯，打开一道道锁和门闩。来人撂下马，跟着女佣人，径直进来，从缀有灰色缨子的毡帽底下，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，战战兢兢呈交夏尔。夏尔双肘支在枕头上看信，娜丝塔西站在床头掌着灯。太太因为难为情，转身向墙，露出后背。

那封用一小块蓝色火漆封口的信，请求包法利先生即刻赶赴贝尔托庄园，接一条断腿。可是，从道斯特，途经龙格维尔和圣维克多，赶到贝尔托，抄近道也足足有6法里^①，夜又黑，少奶奶担心丈夫发生意外。这样，便决定让那马夫先走，包法利先生再过3小时，等月亮升起来再动身，让主人派一个小孩子到路口接他，在前面引路，打开庄园的栅栏门。

① 1法里合4.4公里多。

凌晨4点钟左右，夏尔穿好大衣，扣得严严实实，问贝尔托出发。人刚离开热被窝，还睡意朦胧，坐在安静地小跑的马背上，由它颠动着。马遇到田垄边荆棘圈住的土坑，便自动停下，夏尔身子一晃，惊醒过来，这才想起断腿的事，便开始搜索枯肠，回忆他所了解的全部接骨方法。雨停了，晨曦初露，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头，宿鸟栖息，一动不动，短短的羽毛在冷峭的晨风中抖动。平坦的原野，一望无际，村落周围，密层层树木，形成紫黑色的点子，星罗棋布在灰蒙蒙的大地上。天边，大地融进天的灰暗色调。夏尔不时睁一睁眼睛，不久，只觉脑子疲倦，瞌睡又上来了，立刻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新近的感觉和往昔的记忆混在一起，恍惚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，既像刚才躺在床上的丈夫，又像过去穿过一间手术室的学生。在他的意识里，药膏的热香和朝露的清香混淆难辨；他听见床顶铁环在帐杆上滑动，太太睡着了……经过瓦松维尔时，他瞥见一个小男孩坐在沟边的草地上。

“你就是医生吗？”孩子问道。

听了夏尔的回答，孩子提起木头套鞋，撒腿在前面跑起来。

路上，医师从小向导的口里得知，鲁俄先生是当地最富裕的农民之一，昨天在邻居家过三王来朝节^①，傍晚回来时摔断了腿。他的老伴过世已经两年，身边只有一位“千金”，帮助料理家务。

车辙越来越深，贝尔托就要到了。孩子钻进一个篱笆窟窿，不见了，不一会儿出现在一个院子边上，打开栅栏门。马踏着湿漉漉的草地，悄没声息地走去，夏尔不得不俯在马背上，以免树枝碰到头。看门的狗在棚子里扯着链子，汪汪乱叫。跨进贝尔托

^① 三王来朝节在1月6日。

院子时，马一受惊，来了个大闪避。

这是一座看去挺殷实的庄园。马厩里，从敞开的门上，可见几匹高大的耕马，安安静静在新槽里吃草料。沿房子墙根，有一大堆肥料，水气缭绕。在上面啄食的母鸡和火鸡当中，有五六只孔雀，这是科地区的珍禽。羊圈长长的，谷仓高高的，墙壁像手掌一样光滑。车棚里放着两辆大车和四架耕犁，还有鞭子、套包和全副马具；马具上蓝色的羊毛垫毡，沾满谷仓顶上落下的浮尘。院子越往里越高，两旁对称地种着树木；池塘旁边，回荡着一群鹅的欢叫。

一个年轻女子，身穿镶三道绉边的美丽奴毛料^①蓝袍，来到门口，接住包法利先生，让进厨房。厨房里生着旺火，炉子四周大小不同的闷罐里，煮着雇工们的早饭。壁炉里侧烘烤着几件湿衣裳。火铲、火钳和吹火筒都大得出奇，明晃晃，像钢一般锃亮。沿墙一字儿排列着整套炊具，大小大小，映着通红的炉火和窗子里射进的曙光。

夏尔上二楼看病人，只见他卧在床上，蒙着被窝发汗，帽子扔得远远的。这是一个矮胖老头儿，50岁光景，白皮肤，蓝眼睛，秃脑门，戴着耳环。床头一张椅子上，放着一大壶烧酒，他不时喝一口，给自己提神。12小时以来，他不停地咒天骂地，可是一见到医生，就再也没有精神了，轻轻地呻吟起来。

骨折伤势简单，一点不复杂。夏尔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处理。他记起他的老师们在病床边的态度，便用各种宽心的话安慰病人。外科医生的温存，就像抹手术刀的油一样。为了做夹板，他打发人到车棚里抱来一捆板条，挑选一条，锯成小块，用碎玻璃刮光。女佣人拿条床单，撕作绷带，爱玛小姐则设法缝几个小垫

① 西班牙良种羊的细毛织物。